

371-16/14

赵丽宏
主 编

赵丽宏

多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
似锦。不同年龄的作家以不
的感悟。散文是真实生活的反
文创作的繁荣，这也是文学
育的时代有新的发展，语言
，艺术个性的张扬，也体现

？顾名思义，“美文”
美。怎样的散文才算是
，是一个博大宽泛的理
美，描绘华丽也是美；
，发掘文化历史的内
，有一点必不可少，正
了真，“美文”便
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共生的这段话去爱

外云：上集，
声的人有少年。选
多出版社编选了
厌烦。白编选
多影响较大但篇幅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当代美文百篇

名家评点

如果我是一个地

美丽的河流几乎全在

加……即使那条从海

让我一见钟情。她们

和森林。她们的美

果。多少民间歌手都

诗人，我心中最最

流名不见经传，只

雄伟的大名：海。海

告诉我：发大水的时候，你可以坐在箭垛上

丫儿。这条河冬季水很浅，扔几块石头在

就能跑过去了。夏天如果遇上洪水泛滥，

上。但坐在城头箭垛上洗脚的日子我却

多是洪水把城墙淹没三分之一。坐在城

卷着大树，死人、死马和屋顶轰然飘过。

名家评点

当代美文百篇

MINJIA PINGDIAN DANGDAI MEI WEN BAIPIAN

赵丽宏 主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名家评点当代美文百篇

赵丽宏 主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9.4 万 开本: 850 × 1168 印张: 11.75 插页: 1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龙俊明

封面设计: 吴尚学

印数: 1—5,000

ISBN 7-5358-1457-3/G·636 (儿) 简精定价: 10.7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评点者：

袁 鹰	徐开垒	邓伟志	叶 辛	肖复兴
赵长天	陈 村	陈思和	陆星儿	毛时安
周佩红	秦文君	刘绪源	季振邦	伊 人
郭在精	南 妮	潘向黎	朱 蕊	龚 静
简 平	林 岚	张蜀君	张友珊	黄 晶
剑 凡				

序

· 赵丽宏 ·

本书中，收入当代作家的散文 110 篇，它们多为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作品。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国的散文创作繁花似锦。不同年龄的作家以不同的声音表达着他们对人生和时代的看法，倾诉着他们的感情。散文是现实生活的反光，是真情实感的记录，生活和情感的丰富，促进了散文创作的繁荣，这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新时期的散文，在写作的技巧上，也较以前的时代有新的发展，语言千人千面，文体姿态多样，这表现了作家艺术视野的拓宽，艺术个性的张扬，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这本书名为《名家评点当代美文百篇》。何为“美文”？顾名思义，“美文”应该展现美，发掘美，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该让读者感受到美。怎样的散文才算是“美文”？这并没有固定的程式，也没有规范的标准。“美”，是一个博大宽泛的概念，内容自然清新是美，曲折奇崛也是美；文字朴实流畅是美，绮丽华丽也是美；风格细腻柔婉是美，雄浑刚健也是美；写生活性情可以传达美，发掘文化历史的内涵也可以展现美。但是不管用何种风格写作，不管写什么内容，有一点必不可少，而且至关重要，这一点就是真——真诚、真实、真切。如果离开了真，“美文”便虚有其名。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用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来要求“美文”，我想是可以的。这也是这本书在遴选作品时的标准。

这本书的选文作者，既有蜚声中外的文坛前辈，有在这一时期成就卓著的中青年作家，也有一些文坛新人和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少

年。选文的标准,最重要的是文章的质量,而非作者的名声。这些年很多出版社编选了大量的散文选本,不少篇章被不同的选本不断重复选用,使读者产生厌烦。在编选这本书时,尽量避免和其他选本的重复。考虑到读者的对象,有很多影响较大但篇幅太长或略显艰深的文章,未能选入此书。

这本散文选,并不是文学史。它只是从新时期的散文百花园中采集来的一小束鲜花,如果读者能从这一束色彩和形状各不相同的鲜花中窥见新时期散文创作的繁荣,能发现散文的魅力,这个选本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但愿能以此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一本新鲜的、有欣赏价值也有保存价值的散文选本。

全书分为三辑:“故土自然篇”、“情感世态篇”和“哲思心语篇”。这样的分辑,只是大致根据作品的内容归类,便于阅读。如此分类,并不严谨,三辑中的作品,可能交叉叠合,在写故乡时,描绘了世态,在写生活故事时,讴歌了自然,而在沉醉于自然时,品悟出了精辟独特的哲理,这很自然。生活、自然和情感思想的纷繁,决定了作品的丰富。如果一定要机械地把这些文章分门别类,大概是一件吃力而不好,也难合理的事情。读者在阅读理解时,不必受这样的分类束缚。

这本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附有评点。评点者中,不少是广大读者熟悉尊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们的评语虽然简短,但都精辟中肯地对选文作了分析,评点的文字色彩各异,展现了评点者不同的风格,它们也是耐读的美文。将选文和评点对照阅读,能开拓思路,生发联想,相信读者会从中读出很多新的心得来。

1998年4月28日于上海四步斋

第一輯

故土自然篇

祖 国

· 徐 迟 ·

两个神奇的字：祖国！这么美丽的两个字，就是这两个字在激励我的心灵。现在我正是身在国外，因此我对她的感受更深。就是这两个光辉的字，庄严的字，贴心的字，最可贵、最可爱的字呵，祖国，我的祖国！

为什么当初我身在祖国，身在福中，在她的怀抱中，我竟然没有像今夜，身在她的怀抱之外的外国，远在美利坚合众国，反而更加地激动了呢？原先我真身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时她紧紧地抱着我在她怀中，她的芬芳的气息扑在我的身上。她无处不在，我时刻接触到她，亲近着她。我足踏在祖国的土地上，头顶祖国的天空，我呼吸着祖国的空气，沐着祖国的阳光雨露。

早就有人说过，一旦离开了祖国，反倒能更深刻、更亲切地感觉到她。甚至也有人说过，只有在离开了祖国之后，这才能更强烈地，更精细地认识到她。这个道理，当初听到时也若有所悟，想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但丁出奔，始制《神曲》。但那时我实在并没有能领会这些个道理。我并没有能像今夜那样地懂得这些话语的真谛。今夜是国庆前夕，我去国已逾一个月了。

当然，我未被放逐，亦非出奔，我只是出国考察，暂离祖国，时间也不长，年底即可回国，但毕竟是我离开了祖国，不是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而只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作家，只身飞渡了浩瀚的太平洋，越过云天星海，来到彼岸的疆域，孤单地生活在他乡，失群地翱翔在异域。一个天涯游子，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在这个地球的另一个半球之上。在这个陌陌生生的国土和陌陌生的人海中间，虽然也有了许多纷然杂呈的新鲜印象，吸引我注瞩的事物也多，甚至也是可以

这么说的：乐莫乐兮新相知，怎奈是：悲莫悲兮生别离！

我离开了祖国，失去了她的体温，失去了她的馨香的气息，我惶惑不安，我没有足够精神准备。大约鱼儿离开了水，可以比喻这个感觉。有时甚至感到，我也许是被放进了试验瓶中的小白鼠，氧气正被抽走，严重的缺氧，使我感到窒息。白天忙忙碌碌时，还可以敷衍过去，每当夜深人静，万籁无声，我想到祖国，她的欢乐和痛苦，她的成功和失败，不禁黯然伤神。我访问的国家，是一个友好的国家，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会见了许多友好的人士，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友好；也有一些人士比较地冷淡，甚至视若无睹，不得亲近，多半是他们不理解我，也有的人视我似 UFO——异物。间或我听到一些嘲讽的话语，有些倒可以一笑置之，有些却使我难以容忍。有傲慢的表情，也很浅薄无知，个别的酒色之徒，忽发狂言，不得不严词以对。一个多月来，我接受了温暖的友情，亲切的风度，也领教了不快意的神色，不入耳的音调。我见到了人和兽，我体会了美和丑。有别一般滋味在心头，花花绿绿的世界，也能使人腻味，在欢乐的表皮之下，隐伏着深沉的忧悒。

归根结蒂，我们不懂得美国，不懂得他们；他们不懂得中国，不懂得我们。一水之隔，隔膜还相当深，甚至很深。中上层社会一时还不得其门而入，下层社会更有着天然的排斥性。精神的往来，感情的交流，还有待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但我却变得非常之敏感了。美国的一切深深地刺激着我。凡是最早来到这里的华工所曾经受到过的感情痛苦似乎我也已经有所感受了。凡是最早来到这里的留学生、学者专家所曾经受到过的寂寞感情我似乎也已经有所感受到了。凡是出于种种原因而跟外国人婚嫁的中国妇女和男子们所曾经受到的不快之感我似乎也已经有所感受了。凡是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所曾经受到过的哀伤、干涉、歧视、侮辱、苦难和挣扎过的人们所曾经受到过的各种各样感情我似乎也已经有所感受了。

我的感情波动不安了，上升下降了。我迷惘、怀疑；我徘徊、深思；我被颠簸、折磨，我挣扎、纵跃，我飞腾而又坠下至于沉潜。我想

起祖国,想起家园,我想回归,何必在此受这些洋罪!我坠落到了最低点,我发生了一度精神危机。

然而物极必反,绝处逢生。在国庆前夕,我终于发现,我已度过了我的危机,我从感情的深渊升华到了理智的高空,我极目远望,我望见了我的祖国,祖国给了我一种新的力量,新的精神。我来自祖国,我为祖国而来。我来考察,就是考察这一切的,我可要尽我的所能,把一切放到我的显微镜或望远镜里。我可以有所收受,也可以有所授予。我可以受教,也可以授我的所受。我经历了内心的一度剧烈的争斗,我经历了精神上的一场雷雨的涤荡。我战胜了我的苦恼和愤慨,一种新的力量使我获得了心灵的恬静。祖国,就是这两个字,祖国把我高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祖国对我,乃具有了更新的意义,我更爱我的祖国了。

我仿佛已参加在国庆大典和国宴,我仿佛已在观礼台的一角看到了祖国的节庆游行,我仿佛已在文艺队伍的彩色缤纷的彩车上受到了检阅,我仿佛在夜空的烟火礼花的光辉上,看到了祖国的大踏步的行动。

有人问过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在想一些什么?我在想我们的现代化,我任何时候都在想着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想着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想着我们的日益扩展的开放政策。我们在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中国,我们也在投入我们的力量,建设着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祖国在我心中,祖国在我眼前,即使我是在国外,我还在祖国的怀抱中。祖国在行动,祖国在前进,岂止前进,祖国在升腾。远离着祖国,有的是足够的视野,让我看到祖国的前进,飞腾,于是我跟着祖国而前进,而飞腾。远离着祖国,我倒是真的发现了,比任何其他一切的国家,比任何一个其他的地域,我们是比他们的大多数人更多了一些什么!什么呢?我们确实多了一些什么,就是多了一些严肃性。这点严肃性来自我们的庄严理想,我们的百折不回,信心百倍的理想。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是有自己的共同理想的。

转过身来,我要祝贺一个人,祝贺一个幸福的人,这个人就是我

自己,新中国人,也就是你,新中国人。

潘向黎 评点:

徐迟是诗人。不论读他的报告文学还是散文,都会让人想到他的这一“出身”。

《祖国》的开头就像颇有气势的诗朗读。许多人惯于在文章结尾画龙点睛,达到高潮,而徐迟一开头就是高潮,然后飞流直下。

身在国外体验对祖国的感情,许多人都写过。敏感的诗人一定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感受到了更复杂的况味,但是他没有写具体的经历,没有提供细节,而是以诗的语言直抒胸臆。全文洗练、概括、流利、明快,带着激情和徐迟特有的节奏。

绵绵土

· 牛 汉 ·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也是献给没有见过的沙漠的。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由于我的家族的历史与故乡人们走西口的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喜欢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滦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一定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

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子绵绵土回来！”“做甚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扑楞楞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故乡现在也许没有绵绵土了，孩子们当然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恋情。原谅我吧。

袁鹰 评点：

绵绵土是柔软的，它是母亲温暖的胸脯。绵绵土是细微的，甚至摸不到、看不见，然而它粒粒都负载着母亲的情爱。作者的笔也像绵

绵土，温柔的笔调使人陶醉，细腻的笔触像绵绵春雨润物无声，却点点滴滴渗入心田。读了《绵绵土》，我改变了对沙漠的旧印象，它不再是莽莽无垠的空旷，再不是孤烟落日的苍凉，再不是单调的驼铃和疲惫的叹息，而是充满了亲情爱意和欢声笑语。将沙漠写得如此温柔绵密，如此浓情厚意，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因为作者本人就是沙漠的孩子，他一出母体，首先接触的就是暖呼呼的绵绵沙土，沙土是人世给他的最初厚爱，自然将陪伴他一生，他也就将这最初收到的厚赠转送给我们，让我们同他分享了。

春 风

· 林斤澜 ·

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

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一百遍……”

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

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些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飘拂；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

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

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上，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岩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碴……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哄哄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

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病枝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格拉拉、格拉拉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膊腿，浑身关节挨个儿格拉拉、格拉拉地松动。

麦苗在霜冻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苞了。清早，着大靸鞋，穿老羊皮背心，使荆条背篓，背带冰碴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

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得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飘拂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扑山梁？又怎么踢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

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

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陈 村 评点：

林斤澜是文章高手，要写北国的“春脖子”。江南之春古已咏之，他在开篇虚晃一枪，最后却以一整段文字来抹煞，一直归结到“有死耗子味儿”。而北国之春，先抑后扬，一直赞到“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然而文章做得有理有节，将北国之春比为力大无穷的好汉，非此不能开冰河、驱霜雪。这样的文章，率情率性，就同北国春风，读起来也痛快，叫人欢喜得不行。